



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绿色生态图景初现

在这片“前途难料”的实验田上,贺建增先是以杂粮和药材倒茬种植,试验小循环。可是,他种地经验不足,土地不施化肥农药后,病虫害增多,减产难以避免,品质也很难保证。

关键时刻,2006年,贺建增结识了平朔煤炭矿区生态中心主任和董事长。矿区有大量复垦土地的需求,对有机生态产业链很有兴趣,贺建增则有实践有机农业的需要。

一个有地有钱,一个有理想有情怀,两者一拍即合,随即开展合作,转折点就此出现。

2007年,贺建增在平朔煤矿复垦的土地上种起了乔木、灌木为一体的植被体系,并选择了有经济价值的多年生中药材和草本植物。

他以几百亩为一单元,用乔木、灌木竖起了隔离带,冬春季的防火压力也减轻了。

在产业体系上,贺建增力图使各链条都有价值。他引入了猪、鸡、牛羊、食用菌、大棚蔬菜等,对有机产业链的模式和各节点技术做了大量的实验,用5年的时间形成了一个植物、动物、微生物的有机循环体系。

这是一个“黑色产业链”上打造的“绿色产业链”,是贺建增向往的绿色生态图景。

借助平朔的平台,贺建增站稳了脚跟。山西省太谷县厚产村是个贫困村,耕地面积仅600多亩,人口结构也不合理,常住人口只有20余人,平均年龄高达63.5岁,这使得村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比其他村子低了一大截。

贺建增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劝说村里的老支书杨丕凤带领村民向有机农业转型。全村禁用化肥农药,采用间种的方式种植杂粮、药材、果树等,经过两年的尝试,长势很好,收入也明显提高。2016年,村民的年平均收

人达到了六七千元,几乎比往年翻了一倍。

时间久了,很多人开始相信贺建增钻研有机农业的决心。有朋友感慨其当初的身份和农民的状态,送他一个“IT农民”的称谓。

贺建增想了想,觉得这个称谓倒也妥帖。IT象征高科技,需要智慧、专业和技术,而有机农业抛弃了常规的化肥、农药、化学添加剂、防腐剂等,要做到保质保量同样需要这些;IT象征领先、时尚、品质,有机农业正是在倡导人类安全饮食,引领品质生活新时尚。

现实中的困境

与平朔煤矿5年的“甜蜜”合作期间,贺建增在山西老家的有机农业实践也不断开疆拓土。从2005年的90多亩地,增加到了万余亩,参与的地区也远达原平、朔州、五台、太谷等地。那些地方同样是自然环境良好、常住人口少,但却交通不便,耕地多又无人种植。

这些客观存在的因素正好也构成了有机农业的良好基础:海拔高加上倒茬种植,作物病虫害少;放养的山羊有吃不完的草;偏远地方的老村民受现代化学农业的影响相对要小,运输不便也使得他们接触到化肥农药的机会减少。

老支书杨丕凤说:“好处认识到了,困难也认识到了。不过,老农民做有机农业,还是比较靠谱的,遇到一些难关,扛过去就好了。”

为了保证有机产品的品质,贺建增还要求他的农场、农户都要认同有机理念、耕种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养殖密度合理,散养为主,不喂含抗生素和激素的饲料;要公开透明,愿意公开其生产方式和方法,帮助消费者获取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

可是,有机农业信任的建立一直是难题,一是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规模小,易受周

边环境影响,不同意通过有机认证;二是认证需要费用,体量小的农户增加的成本很高,不适合进行认证。

2014年,贺建增参加了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组织的“绿色创业会”。道和是目前少数的几家专注于扶植绿色产业中小企业的孵化加速平台之一,作为一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机构,其组建了强大的导师团队,导师们对贺建增和他的理念十分欣赏,对其渠道建立、市场培育等环节,也给出了很多真诚中肯的建议。

结合这些建议,贺建增明确了自己下一步的方向,他希望用10年的经验和经营成果,为现有的有机农业企业和农场提供服务,把过去10年来形成的技术以及专家团队凝聚起来,面向中国有机产业做系统服务。

最不应放弃的就是理想

从最初下定决心投身有机农业到如今,已经10余年,这是一个婴童成长为少年的宝贵时光。回首来路,变化的地方很多,知识、见识、视野……可对贺建增来说,有一样东西始终没变,那就是理想。

尽管经营可能是微利,甚至可能是亏损的情况下,他也会坚持做有机农业。对于贺建增来说,这是对自己内心理想的坚守,对所求目标的坚持。哪怕这份坚守与坚持被人们认为是理想主义,嘲讽百千,也不在乎。

有一次,贺建增与一家规模很大的有机销售厂商沟通合作。经过实际食用和技术鉴定,确认了优秀品质后,对方接受了报价,初步签订了合同。没想到在进一步联系时,却遭遇对方负责人换人,称对其产品不熟悉需要重新检测,连商品的价格都被砍去将近50%。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在贺建增看来,很多人没有理解有机农业的实质和真谛,可他认定:“哪怕会亏损,也要坚守这份事业”,这样才能把中国的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对于家庭,过去10年,贺建增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少有的一点点贡献,也就是提供农场产的粮食、蔬菜。贺建增在对家人歉疚的同时,也对此颇为骄傲,“比一般人吃得安全、吃得好”。

提及女儿,贺建增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一次,他上小学的女儿被问到爸爸在做什么,小小年纪的她脱口而出“爸爸在为人们服务”。在女儿心里,这是挺好的事,贺建增也为女儿的平和心态感到很骄傲。身教大于言传,平时他习惯用手绢、穿布鞋、衣服不破不淘汰,女儿也没有沾染上对物欲的攀比、对名利的追逐等心态。

下一个10年就要开启了。“反正这辈子就种地了”,这份淡泊的心境,已然是大自然给予贺建增最好的回报。



只因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记 衡 荣 生态农场创始人 贺建增

开始了跑村串巷的调研。半年下来,他走过了山西40多个县、200多个村子,发现自己的家乡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农作物生长期长,营养积累丰富,对于发展有机农业来说十分有利。

他还发现,人人都有获得健康的愿望,且这个愿望随着环境被破坏、食品安全问题凸显而与日俱增。这让他坚定了投身有机农业的决心和信心。

在他看来,吃有机食品,过有机生活,这是未来获得健康的根本。

他还有个隐而不言的理想,那就是将有机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相结合,找到以有机生产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发展模式。

不过,面对阔别30多年的家乡,面对一无所知的农业,贺建增突然发现,自己有机农业的先进理念在家乡遭遇了“水土不服”,很多基层政府根本不吃他那一套,都是表面上认可,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思维的错位、对方的不理解让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没办法,2005年,贺建增租来了十几亩地,又发动身边的亲人朋友筹了80多亩地,开始了有机农业模式的摸索。

出身农民,心中多少会有对家乡、对土地的情结,可是类似的情结很多人都有,有人把它放在心里,有人把它诉诸笔端,像贺建增这样难以忘怀到把人生的方向彻底转向,从一个对着电脑工作的人,变身俯首土地甘做孺子牛的农民,应该算是罕见。

2004年,贺建增回到了山西老家,那是西北高原的深山里。他认为,那里远离城市、工厂、矿山和交通主干线,是一片未受污染的净土。

为了解创业前景,贺建增

◆ 本报记者王琳琳

面前的贺建增前额微秃,面容平和,散发出的书卷气质,让人很难与他的农民身份联系起来。但是他眼神中自然流露的真诚和时不时体贴的停顿微笑,又让人感到他的朴实敦厚,那是农民特有的亲切。

10余年,从IT工程师到农民的转身,充满艰辛。回望来路,许多情节都已找不回最初的表达,只有一种类似精神的感召和理想的力量,让贺建增坚守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上,这里承载着他的热情、理想以及生命时光。

从“IT”人到农民的转身

不得不重提2004年,这一年,33岁的贺建增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却又深思已久的决定——离开从事10多年之久的高薪IT行业,投身有机农业。换句话说,去当农民,去种地。

就像鲤鱼跳龙门,对于寒门学子来说,龙门是农村到城市的入场券,只见往外跳的,少见往回走的。对于贺建增的选择,身边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

2004年,贺建增回到了山西老家,那是西北高原的深山里。他认为,那里远离城市、工厂、矿山和交通主干线,是一片未受污染的净土。

为了解创业前景,贺建增



留住最后的穿山甲

The future of Pangolin depends on us

请关注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 和我们一起
守护地球, 尊爱生命!

Join us to protect these adorable Species and the planet we all live on!
The Nature Conservancy China program